

蜘蛛小房客

□湖北武汉 苗连贵

已是深秋了，蚊子近乎绝迹，蜘蛛怎么活？

小时候住旧式的老屋。噢——屋梁上垂下一只蜘蛛，半空中晃悠，打了几个秋千，又手脚麻利地援丝而上。奶奶说：“喜蛛！喜蛛进门利家宅，它是来报喜的！”我说：“它更像是报到的吧，知会我们一声：‘就在你们家安家啦！’”

及长，有了自己的家，住新式的楼房，仍有蜘蛛不辞辛苦地寻来与我拼房。对蜘蛛，我说不上喜欢，也并不十分讨厌。它们似乎懂得为客之道，不进客厅，不入卧室，爬进较为隐蔽的卫生间落户，尽量不惹人嫌。于是，我们彼此相安。

夏日，卫生间也是蚊子蛰伏的地方，它们常伺机趴在人的臀和腿，用利锥刺，让我痒痒、鼓起包、并被吸走血——人其实是蚊子的食物，人处在食物链的顶端，却常受低等生物欺凌。蚊子饱食后，洋洋得意地翩翩起舞，一不小心，撞进罗网，于是成了蜘蛛的盘中餐。真是一报还一报，或者说这就是生物链，一环套一环。感谢蜘蛛！

蛛网是捕食的利器，也是蜘蛛的居室。人在不经意间，会看到蜘蛛织网。王安石曾在一首诗中写道：“万事悠悠心自知，强颜于世转参差。移床独卧秋风里，静看蜘蛛结网

丝。”（《省中二首》之一）当时王安石政治上失意，心情沉郁，躺在床上，看蜘蛛结网是百无聊赖。不过，他肯定没有发现蜘蛛结网的妙趣，否则这首诗当是另一种写法。

我观察，蜘蛛织网很有规律，它们先用几根丝搭框架，相当于人类居室的梁栋结构，再由中心牵出等分的丝，辐射出去，然后，一圈一圈地从外圈盘旋到里圈。大约经过10多分钟，一张网就织好了，精巧、细密，网眼恢恢，疏而不漏。蜘蛛是可以与蜜蜂媲美的建筑师。

网结成了，它们便俨然是“小小诸葛亮，独坐中军帐，摆下八卦阵，专捉飞来将。”蜘蛛捕获到猎物后，先给其注射消化液，使之化成汁，然后慢慢吸食，那原汁原味的汤液一定异常甘美吧？蜘蛛的小日子过得肥实滋润，守着自己的家，悠然自得。

但更多时候，蜘蛛的生活并不安宁。蛛网显然也不是安居工程，随时都可能倾覆。一只聪明的蜘蛛把网结在卫生间壁脚，它知道蚊子常在低处飞。却没料到有一次我进卫生间洗浴，打开水龙头，水激扬而下，它惊惶地弹起，其迅捷不亚于长腿蚱蜢，同时它的网被水冲破一个大洞。我看见了，心里连道：“对不起！”我洗完澡，看见蜘蛛从卫生间

顶端的罅隙里钻出来，沿墙壁上下看了看，它很无奈，网破了，就要重新织，重新生产建筑材料——从肚腹里汩汩地挤出银白、透明的丝，换个地方重新织——还是高处保险。我有些同情这不懈努力的小生命。

蜘蛛捕食不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而是日复一日地固守网上，我还没见过哪种虫豸像蜘蛛那样矢志不渝。而且，我还发现，蜘蛛安于本分，只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，无论收成好坏，绝不去别人家的网上掠食。

初冬了，卫生间墙角上端的蛛网，趴着一只小蜘蛛，我每天看见它默默地守在那里。天凉了，蚊子稀少，它有吃的吗？那天，我偶尔拍死了一只蚊子，小心地粘在它的网上，心想它一定会兴高采烈地爬过来，然后大口吸食，结果，它却毫无知觉地一动不动。我用手指触了触它，才发现，它早已死了，它是饿死的，它的肚腹是空的，几近透明。其实它原本可以移居，或求食于它的同类街坊邻居，我想，然而它终究死去了。

大自然的创造无所不在，我们周围总有些弱小的生命和我们比邻。尊贵如人和卑微如蚁者，在生存的本能上，大体是一致的。和我们一样，它们活得真实。

改变

□河南洛阳 武华民

几个月前的一天，正在上班的我感到一阵寒意。春末夏初，关节酸困，乏意也暖暖地弥漫开来，找来体温计一量，38.4℃，果真发烧了。

在疫情还没彻底消失的时候发烧，特别麻烦。我小心翼翼来到医院，医生给开了几张检查单，需要检查各项血液。考虑到自己已到知天命的年纪，体型也壮些，顺便也检查了血常规等相关指标。医生看过化验单，说血脂和低密度偏高的问题，都是老毛病。医生还说我血糖也高出了正常值。

“到了这个年纪，身体功能退化不可避免。你的情况并不严重，先不用服药，试着改变一下饮食结构和生活方式，关键是减少碳水化合物摄入。”医生还提出了些生活中的注意事项。

我决定照做。首先是适当减少米面的摄入量，增加荞麦、豆类，多吃蔬菜。家里不再买大肉，改吃牛肉、鸡肉。我会做馒头，就自己动手，捂豆馅，发面，做蒸荞麦玉米面粗粮豆包。我把刚出笼的粗粮豆包拍下，发到朋友圈，后面跟着一大群的赞。我早在16岁当兵时，就在连队学会了蒸馒头、包子。

有时不想做饭了，就喝包牛奶，吃一个鸡蛋和水果，平时的饭量也有意减少些。

健身成了习惯。我在健身房办了年卡，一周至少四次健身。每次进去，先在十来个器械上训练半个多小时，一起健身的妻子说，要先把肌肉先训练好。之后，我又到跑步机上慢跑，半个小时、四十分钟后，水杯里的水下去了大半，汗衫能挤出一串水来。最后再在游泳池

里又折腾半个小时。健身完，简单冲洗一下，感到浑身的轻松，十分惬意。

两三个月后，我的体重少了十几斤。原本穿不上的裤子轻松穿上。见到过我的人，都感觉我瘦了。回到老家，岳母看到我一个劲地问：“你遇上啥难事了，咋人也黑了，还瘦了这么多？”晚上，我们回到自己的家里后，岳母的电话也追了过来，一直向妻子打探我的实情。

到医院复查血糖，指标总算回归了正常。不过，运动健身和改变饮食结构的习惯还是坚持了下来。

生命原本就脆弱，明天和意外每天都在较着劲。想要拥有正常生活，减少疾病给自己的痛苦，避免给家庭和亲人不必要的麻烦，就要顺应需要，让自己有所改变，我想，这也是一种责任、一种爱。

烹茶品水

□广西钟山 陆明华

步入中年，泡茶喝茶已经成为一种习惯，且是很固执的习惯。早晨起来，似乎唯有泡好了一杯茶，才会安心，才会感觉到一天的日子真的开始了。

古人论茶，水是必须提到的。早被宋人称为人间奇绝，更早的诗文典籍中，关于泡茶之水，还有更为精辟的研究。据传，苏东坡曾与蔡君谟斗茶，苏东坡的茶原不如蔡君谟。蔡君谟用上品好茶配惠山泉水，而苏东坡深谙“若不得佳茶，即中品而得好水亦能发香”之茶理，选用竹沥水，远胜惠山泉水一筹，终于赢了蔡君谟。喜欢白居易的“闲烹雪水茶”，用的也许就是红泥小火炉，在冷寂的冬日，闲适中让人感受到人世的安稳温暖。清代文人袁枚晚年游历名山大川，喝名茶种种，吟品茗诗篇，对于泡茶之水，有精辟的论述，

“欲治好茶，先藏好水”。这已是古今爱茶者的共识。可我最喜欢的却是山间的溪水泡茶，溪水里有山泉水，也有从林间落下的露水。露珠凝聚而成的露水，总会给人一些神秘感，如此看来，溪水的成分好像就比泉水并水要复杂一些了。清清的溪水，在山间流淌，总是欢快的，水不是也因此有了一些欢快的成分在，泡出来的茶，喝一口，清爽甘甜。

茶是要品的，品不可能一口就行，要三口以上，才能品出茶的滋味。我是这样来理解“品”的内涵，也很得意自己的“发现”。在品茶的过程中，其实也是品水的过程，其中兴味无穷。唐代陆羽《茶经》把烹茶之水分为“山水上，江水下，井水次”。山水又细分为“山顶泉，山下泉，石中泉，沙中泉，土中泉”。茶叶是茶的生命，水是茶

的灵魂。水的质地、温度，浸泡时间甚至倒入方法都会影响茶的口感。这细微的差别，老到者说得玄乎，外行者却觉得连“回甘”都缥缈难以捕捉。就个人的经验来说，多喝不同的茶，一口口慢慢品味，一年下来便会有所体会。

学会泡好茶，成为我中年生活的必修课。每次冲泡一杯新的炒青绿茶，慢慢地品，让情感像杯中的茶叶一样，悠然自得地游动。杯中那一片片茶叶，离枝久远，又经焙烘炙烤，在杯中遇适度之水而复活。林语堂先生曾说：“只要有只茶壶，中国人到哪儿都是快乐的。”快乐是自己创造的，有好茶喝，会泡好茶，享用好茶的味道，就是在享受人生的一大快乐。“千载儒释道，万古山水茶。”品茗既是在品味山水，又是在品味人生。

母亲的仓屋

□黑龙江七台河 高 高

在乡下，惊蛰下酱，端午腌咸鸭蛋，立秋一过，园子里白蒜拔出来，糖醋蒜就上桌了，而这一切都需要有一个让食材酝酿发酵的地方——仓屋。没有仓屋，坛坛罐罐没有地方放。我想，这也是母亲不喜欢住楼房的原因。

去母亲家，母亲必会打开仓屋，为我装她早已准备好的农产品。母亲的个子很小，不知何时，背也佝偻着。我跟着母亲走进仓屋，却被眼前的情景震惊了。

小小的仓屋塞满了各种生活用品，看得人眼花缭乱。陈年的镐头，粗木板做的小板凳，刨地的锄头，腌咸菜用的菜坛，用竹筐盛着的干豆角、茄子皮，编成大辫子状的紫皮蒜；废弃的自行车轮胎，纳鞋用的麻绳，我甚至在房梁最里角，看到了我们儿时的悠车——那种两端翘起像筐一样的婴儿摇篮——那是我们留给母亲孩提时代最后的留念。

仓屋小小的却历经风雨，成为与母亲相依相伴的“聚宝盆”。

一年四季，大地毫不吝啬地把所有果实都奉献给勤劳的母亲。黄瓜花黄，豆角花紫，倭瓜花在凉爽的星辉下，听母亲讲说不完的故事。等玉米扬起胡须，白的紫的穗子，在阳光下流淌成金丝时，母亲就抚摸着那一穗穗的玉米，轻轻剥开它青色的外衣，如同欢喜大地婴儿的降生。到了秋天，韭花白，辣椒红，茄子紫，它们为母亲织就了一件绚丽的花围裙，在母亲的膝前

飘舞，争着挤进母亲的竹筐里。

秋风一过，母亲就把大地的一切都交给仓屋，它们与仓屋一起聆听冬雪簌簌，做着又一个又一个与春天有关的酣梦。

儿时，仓屋前总是我们最快乐的地方。屋脊下画格子，小影子小巧地挪，偷拿了母亲做衣服用的粉笔，七扭八歪地画了一地，母亲从仓屋拿镐头出来的时候，一不小心踩了格子线，就嘟着嘴，嚷着：走开啦，走开啦；跳绳用的皮筋是从仓屋里取出的废皮带剪成的，结实有弹力，一头拴在仓屋门前的木桩上，另一头系在一个小板凳上，跳一截，就蹦过去挪一下。仓屋里，母亲忙着切猪菜，“当当当，当当当”。仓屋是久经岁月的老者，它聆听着母亲的心事，就像聆听着不朽的岁月。

仓屋旁还有一棵樱桃树，小小的，七扭八歪的，每到春天，开满了粉白的小花，结出红耳钉似的樱桃。儿时，我们总是爬上仓屋的窗沿，伸出手去摘树上最顶尖的樱桃。如今，它已经长成了一棵大树，树身粗壮遒劲，树枝也早已高过仓屋的屋脊，而我们也早已长大，不再争着嚷着挤在它的身旁。

秋阳里，仓屋的木门被母亲关上时发出“吱嘎”的响声，母亲从仓屋出来，心满意足地提着满满一筐秋菜，那是母亲早早为我们储备的。不知怎么，我喜欢这个仓屋。我看到它，就仿佛看到母亲忙碌的身影，想起母亲为我们付出的艰辛和对我们无时无刻不在的牵挂。

安静做最慢的事就好

□南京 王慧琪

在一本诗刊上读到诗人周所同的一首诗，其中有两句感觉特别好。诗这样说：“世界愈是喧哗愈是飞快/你就安静做最慢的事就好”，它让我想起身边的一些人和事来。

——老友徐先生退休前是一家企业报的老总，业余坚持写作几十年了，发表的文章他一篇篇剪贴好，整整齐齐地码了两摞半人高。他写文史人物，写演艺明星，写生活散文，写思想杂谈，甚至对古今诗人专门写蔬菜瓜果的诗篇也肯花功夫爬梳品鉴。七十多岁的人了，每个星期都到图书馆里泡上两天，除了查找一些写文章有关的资料，也为自己每每出炉的新作寻找发表的渠道。报纸副刊上一般会登出投稿的信箱，他不认识谁，很多时候稿子发出去便石沉大海，但他不气馁，坚持这么做，终将一些“门”敲开了。一回生二回熟，后来就有报纸编辑发邮件他，邀他定期开专栏。他每天都忙忙碌碌的，只觉得时间不够用。他跟我说，有生之年还打算把所写的文章分分类，出一套文集，印个几百本，送送亲朋好友。

——周先生是我读大学时的同学，毕业后一直在一所高校教书。退休后他迷上了摄影，专门拍鸟，置办了一套很专业的行头。有一批同样投入的“拍友”常在一块儿切磋，也会三两个结伴一道出行。这是个一般人体会不到的苦活，有时为了抓拍某种珍稀鸟，得长途跋涉，车马劳顿，一会儿云

南，一会儿陕西，可谓上得了高山，下得了河流。为了一个精彩的瞬间，或站立，或下蹲，甚至匍匐在地，一两个小时那是家常便饭。但他再所不辞，乐在其中。朋友圈里时见其推送新作，许多鸟儿压根就没见过，的确让人开了眼界。

——每日在我生活的社区门口出摊卖菜的小宋和她老公小王。他们的家在附近的镇上，家里有不到一亩的自留地，长着各种节令的蔬菜，还养了几十只生蛋的鸡。头几年小王在省城一家会议中心做设备保养，每月也能拿到几千块钱，但家里却一点照顾不到，小宋一个人要对付三个还在中小学读书的娃。后来小王把城里的活给辞了，回来和妻子一块联手干。他们建了微信群，把养老社区时常来买菜的大爷大妈全都拉进群来。哪家需要什么，只要在群里留个言，说个具体的时间，自己来取或给你打理得清清爽爽地送上门去。这个群有两百多人，每天各种菜肴的供应就够小宋两口子忙的。除了自家地里长的，有些特别需求的还帮你到镇上去采购。小宋对我说，咱挣的是一点起早带晚的辛苦钱，图的是把三个娃拉扯到有朝一日读大学。

“世界愈是喧哗愈是飞快/你就安静做最慢的事就好”，倘若每个人都能以这样的心态面对生活，不急不躁的，把自己想做、能做的事儿坚持着做好，那这个过于“喧哗”的世界或许也就慢慢安静下来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629 号

投稿邮箱: xinfukan2@126.com